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菊花是秋天的火焰

秋石

菊花是
秋天的火焰
就像森林
是大地的火焰

菊花開了，
斑斕的火焰
燃燒荒野
誰說秋天的溫度
漸次冷卻？

我卻從菊花的內心
取火取暖
捋到百鳥歸林、
大雁南歸
直至老者歸去，
殘陽如血

無論
金黃的野菊
藍色的矢車菊
還是粉白、
紫紅的甘菊

它們都是我的上帝
我內心
心心相印的閨蜜

都說南山種菊，
種出千年的孤情
我乃孤獨的行者
卻在這衣食無憂的日子

用一團
菊花的火焰
煮一碗
原汁原味的心靈雞湯

秋染沙潁河

關峰

一抹粉黛入秋色，最美不過沙潁河，沙潁河穿城而過，秋染沙潁河，蕩起層層漣漪，彷彿大自然交響樂中釋放的美感，給河水注入一種生命的活力。沙潁河既是一條河，就有它的遠方。我住在這條河流過的小城太和縣，順著沙潁河，走進了淮河的秋天。這條河生動的讓人戀著，是那樣的幽靜，任風雨和歲月的打磨。沙潁河水緩緩地流淌著，泛著層層漣漪，用什麼來裝扮這詩情畫意的小河？因為它質樸，這份天然的美無須裝飾；因為它單純，用流水的音符，寫下了我的故鄉太和和我的家人。

秋染沙潁河，沙潁河上淼淼碧波，秋風在河面上自由自在地吹著，瀟灑著蘆葦的清香，陽光被水波反射出來的光明淨而輕盈，猶如在畫卷裡展現出來。掬一杯沙潁河水捧在手心，讓沙潁河水潺潺流去，帶上我的思緒和我的鄉愁。沙潁河畔處處都有生活的片場，我在河邊丈量著沙潁河的曾經，這條河古稱潁水，相傳因紀念春秋鄭人穎考叔而得名。

潁河發源于河南省登封縣嵩山，經周口市、阜陽市，在壽縣正陽關注入淮河。潁河全長619公里，是淮河的最大的支流，約占淮河流域總面積18.1%，其中安徽境內長

淮河邊的清晨

謝正義

我的老家在淮河岸邊的一個小村子裡。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離開了那個生我養我的地方。一晃快40年了，歲月如同流水般匆匆而過，而我也從那個懵懂的少年變成了年過半百的老人。今年秋天，我終於有機會回到這個久違的故鄉。

清晨的淮河，依舊如記憶中那般靜謐而美麗。河水緩緩流淌，波光粼粼，彷彿一幅天然的水墨畫。岸邊的柳樹輕輕搖曳，似乎在歡迎我這個遠道而來的遊子。然而，當我走進村子時，卻發現這裡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曾經熟悉的泥土茅草房已經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齊劃一的紅磚青瓦二層或三層樓房。這些新房不僅外觀漂亮，而且內部設施齊全，讓人感受到現代生活的便利。村裡的道路也不再是坑坑窪窪的「水泥路」，而是被平整寬敞的瀝青路所取代。道路兩旁安裝了太陽能路燈，夜晚也

能提供充足的照明。自來水管鋪設到了每家每戶，村民們再也不用為吃水發愁了。生活條件有了極大的改善，這是讓我感到欣慰的地方。然而，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村子裡卻少了往日的熱鬧和活力。走在村子的小路上，很少能夠見到年輕人的身影。他們大多外出打工，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兒時的夥伴們，現在都已經是年過半百的老人，黑髮早已染上了冰霜。與他們交談時，我不禁感慨萬千。

記得小時候，每到農忙時節，全村上下齊心協力，男女老少齊上陣。那時候雖然辛苦，但大家心裡都充滿了希望和期待。而現在，村子裡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只剩下一些年邁的老人們還在堅守著這片土地。每當夜幕降臨，整個村子顯得格外寂靜，只有偶爾傳來幾聲狗吠聲打破了這份寧靜。

與兒時的夥伴們相聚，我們談論起過去的種種趣事，笑聲不斷。但笑聲背後，卻隱藏著一絲淡淡的憂傷。我們都清楚，隨著老一輩人的逐漸離去，這個村子可能會變成一個無人問津的空心村。想到這裡，心中不禁湧起一股莫名的擔憂。

儘管生活條件越來越好，但村子裡的年輕人卻越來越少。他們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紛紛離開家鄉，前往城市打拼。這無疑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但也反映了現代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城市的繁華和機遇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故土，而鄉村則面臨著日益嚴重的人口流失問題。

在追求物質富足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精神世界的充實和文化傳承的重要性。只有當人們真正認識到自己的根在哪裡，才能更好地珍惜眼前的一切，並為後代留下寶貴的財富。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裡，我們需要找到一種平衡點，既能享受現代化帶來的便利，又能保留住那份淳樸的情感和記憶。只有這樣，我們的故鄉才能真正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成為我們永遠的心靈港灣。

淮河邊清晨依舊美麗動人，但它見證了一個時代變遷和一個村莊的成長。無論未來如何變化，我都將銘記這片土地上的一切美好時光，並將這份記憶傳遞給更多的人。

了越發寂寞的河水，只剩下吹散河邊的落葉。遠處河邊思鄉的笛聲漸行漸遠，憂傷的曲風打亂了我的心思，卸下了多年的倦怠。有朋友說「鄉愁是我徘徊的憂傷，鄉愁是我揉碎的心事，鄉愁是我時時刻刻的等待，鄉愁是埋在我心底的無奈。」我信了，鄉愁是我雨夜的無眠，太多太多的情感流露，太多太多景情再現，都與家鄉太

和那條河有關，寂寞的沙潁河裝不下我的鄉愁。

秋染沙潁河，離沙潁河越遠，鄉愁收得越緊。不知不覺中兩鬢多了白髮。鄉愁是故鄉那條叫沙潁河的小河，這雖然是一個平平庸庸的比喻，將喧囂的世界在我心中慢慢溶解。沙潁河載著太多的傳說與故事，鄉愁是一條悠悠的河流，流不盡憂傷與哀怨；鄉愁是一條歲月的河流，訴說著歲月的滄桑與巨變；鄉愁是一條回不去的河流，回不到夢想的童年，回不到純真的年代。

秋染沙潁河，記憶是一條憂傷的河流，沙潁河是我人生的起點，我只能用回憶觸摸沙潁河曾經的熱鬧，那是我記憶中永遠的河流，忘不了它靜的時候很美很美。那一縷縷思鄉之情，拉開夏天的畫卷，讓沙潁河帶我去遠方。沙潁河，我在太和城遇到了你。其實，我的鄉愁是一艘帆船，沙潁河也許太小了，裝不下我的鄉愁。

文藝副刊



海韻

楊佺旻：怎樣把中國水墨畫推向世界？

中新社上海11月13日電 當代中國畫藝術家楊佺旻致力於融通東西方繪畫「語言」，探索水墨畫的革新，開闢當代水墨畫藝術新境界，在色彩融合水墨畫方面卓有建樹。其繪畫實踐也為中國當代藝術在全球化背景下嘗試了新的路徑。近日，楊佺旻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闡述其在探索水墨畫跨文化復興之路上的感悟。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水墨畫被視為中國的傳統繪畫。從歷史角度看，為何會形成「由水和墨調配成不同深淺墨色」的風格？

楊佺旻：在文人畫成為主流之前，中國畫是有色彩的，「丹青」曾特指色彩。唐代之前，中國畫非單色。到宋朝，畫家繪畫與文人畫並存，院體繪畫是典型的畫家繪畫，或者說專業繪畫。范寬的《溪山行旅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代表了當時專業繪畫水準。

以士大夫為主的文人畫崇尚禪悅之風與道家無為理念，認為唐時延傳而來的艷麗色彩俗不可耐。士大夫文人一般不曾受過專業的繪畫訓練，但他們有很好的毛筆用墨書寫能力，也因為他們有一定政治地位，其興趣導向得到推廣。于是他們筆下似與不似的繪畫逐漸成為主流。

此後，在「水墨為上」的觀念引導下，畫家們逐步放棄了色彩，形成以稀釋後不同濃淡墨色和線條來表現畫面的風格。文人士

大夫自娛自樂的畫作成為中國繪畫的「傳統」，原本正統的院體畫卻成為格調不高、匠氣的代名詞。

縱觀中國繪畫史，水墨畫盛于宋元，明清有續，延宕至今。文人畫家執著于黑白之間，對色彩望而卻步。

文人繪畫盛行是否意味著中國畫徹底放棄了色彩？其實沒有。清代時，恽南田、任伯年、吳昌碩等畫家致力於復興色彩運用；到20世紀，林風眠、徐悲鴻、張大千、劉海粟、吳冠中等均在墨和色的運用方面作出了不懈探索；在當代，田黎明、盧禹舜等新一代畫家大膽進行新的藝術嘗試。

色彩是任何繪畫的基礎，並非西洋繪畫所獨有，也屬於東方。還原中國畫的色彩，而非僅用墨色濃淡表現色彩變化應是當代畫家的一個使命。

中新社記者：您為何要進行水墨畫的革新？其中有什麼難題？

楊佺旻：長久以來，文人畫特別注重中國畫的寫意性、輕視刻畫的特質，讓人產生錯覺：中國畫、水墨畫就是畫個大概。禁錮于黑白世界，中國畫越來越難以和現代人，特別是年輕人產生共鳴。

在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畫一直處於觀望狀態，並在全球化和數字化的壓力下，呈現出「身份焦慮」：社會的變遷，傳統文人士大夫群體的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化館、畫院、大學、職業藝術家為主

的創作機構和人群。那麼千年來文人畫代替專業畫的情形也應與時俱進。

事實上，徐悲鴻、林風眠、吳冠中、劉海粟等藝術大師都在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國繪畫的現代化轉型。但是，和科技、文化、其它藝術形式相比較，中國畫的轉型顯然是滯後的。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不少繪畫界人士心中有個根深蒂固的觀點：宣紙不近色。意思是，在宣紙上畫不了顏色或畫不好色彩。這已成為「百年難題」。這樣的觀點禁錮了人們在宣紙上創作的想像力，掣肘對創新的探索。

我希望通過自己的探索，讓水墨畫走向更廣闊的世界，產生更大的影響。

多年以來，繪畫界並沒有深入發掘中國畫、宣紙應有的刻畫性。近幾十年來，我一直嘗試在宣紙上更好地呈現色彩。結論是：宣紙一樣能畫出美妙的色彩。水墨畫何以新生？關鍵還是運用色彩觀念的轉變。我希望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把古老的中國繪畫由「方言」轉換為「世界語」。

中新社記者：在繪畫領域，中西方應如何彼此借鑒？

楊佺旻：無論在科技領域，還是在文化藝術領域，東西方如今無不需要彼此借鑒，相互融合，進而發展。

在藝術世界中，不同文化和地域的元素應該相互交融，構建出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視覺與思想新形式、新空間，才能成就令人矚目的藝術範例。進入21世紀，畫家不應再拘泥于東方和西方「二元對立」的話題，應有一切為藝術所用，一切為創作的豐富性和有效性所用的觀念。

需要注意的是，祖先、前輩所創造的形式祇能說明過去；我們不能、也不應該祇囿于過去的形式，而更應著眼于當下和未來的發展。中國理應創造更多新鮮、有活力的，能為世界所讀懂，屬於全世界的文化藝術成果。

我認為，水墨畫藝術的「現代性」應是融合中國的古典繪畫傳統、西方的現代繪畫「語言」及個體當下處境三個方面。在創作中，我希望立足現代語境，超越國界和文化，超越自我，盡可能汲取各種思想資源，實現最佳組合。

中新社記者：繪畫界為何會提出「回歸傳統」？您如何看待「回歸傳統」這個問題？

楊佺旻：所謂的「回歸傳統」要看從什麼視角去看。實際上人不可能回到過去，人類祇可以創造未來。

過去，我們的祖先已然創造了優秀的文化藝術。對於水墨畫而言，作為中國藝術家，我們更應該將中國畫元素傳播到世界更廣闊的範圍，去豐富藝術的世界，同時也要讓現代的藝術理念和技法反哺水墨畫的發展，才能實現文化的多方位交流和融合。當代中國畫家創作的優秀作品不僅應展示中國傳統藝術的美學價值，還應通過跨文化的視角，探索和表達全球化背景下、人類共同關心的主題。

中國畫由墨相向著色彩轉向，確實是近百年來中國畫家實踐中要解決的「難題」。林風眠正是在濃墨與重彩的交融中求得了和諧。他所開創的這一條路還在發展和成熟中，探索仍在繼續。

訃告

蔡張秀英

(晉江市東石鎮梅峰村)

十一月四日逝世於家鄉
現設靈於家鄉家中
擇訂於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農曆十月十四日)出殯

莊傳錦誠

(晉江青陽三光天)

逝世於十一月十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3-OLEANDER)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一時

百閣許惠民(輝煌)

(石獅五社)

逝世於十一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7-ANTHURIUM)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時

洪恢樹

(石獅市寬仁)

逝世於十一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6號靈堂(Sanctuary 206-Freesia)
擇訂十一月廿日(星期三)上午八時

王春雷家屬捐 東石鎮聯鄉會福利

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菲律賓東石商會訊：本會外交主任王春雷鄉賢，不幸於十月二十四日病逝，越十月三十日火化。英年早逝，軫悼同深。

王春雷家屬秉承先人樂善好施美德，悲痛之餘，捐贈本會福利金菲幣兩萬元，仁風可嘉，特藉報端致謝。

傅錦誠學長逝世

菲律賓中正學院高中第廿六屆級友會訊：本會級友傅錦誠學長不幸於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壽終於Fe Del Mundo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y 313-Oleander)靈堂。擇定於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洪恢樹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洪恢樹老先生(石獅市寬仁)亦即洪振昌、振鋒、振順先尊，即施美麗令夫君，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晨五時五十五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療中心，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6-FREESIA靈堂。擇訂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茶毗於聖國聖樂堂。